

樹精

鍾玲

鍾玲極短篇



在他一千九百九十九歲的一個夏日，他已經焦慮了幾天幾夜了，擔心到全身的汗液運行極其緩慢。他預知就在這一個夏日會遭雷劈，也許天火會把他焚到只剩下焦黑的樹樁。你會問說，一棵樹怎麼可能有神智？怎麼會預知自己的未來？中國古書上有記載，在戰國時期寫成的一本歷史書《匡語》其中魯語一節說：「木石之怪曰夔、罔兩。」指的就是樹精、石精。我想就像女人胚胎中的胎兒在某一時刻忽然有了靈魂，古樹也就那樣有了靈魂。

這棵紅檜是在八百歲的時候有了靈魂，滿八百歲那一天，他聽見了，看見了，知曉了。最先聽到的是各種鳥的叫聲，有白耳畫眉，頭烏線鳥，山頭紅；看見一隻雄白耳畫眉向雌的獻歌。看見山頭紅夫妻對找蟲吃的地點爭持不下。從那一天開始，他專心去了解自己樹上、葉間的生物，也去了解自己周圍的眾樹和眾生。在他周圍有近百棵紅檜，其中十多棵都在八百歲以上，也都有了靈魂，每天日出時分，他們在晨霧中互相打招呼。

他這棵紅檜比較特別，善於靜靜的、細心的觀察。在紅檜樹林中常經過的動物有山羌、羚羊和月亮黑熊。甚至有一對山羌就在他樹腳下熱情地追求、結合。他了解到動物、鳥們跟紅檜族的傳宗接代方式不同。動物和鳥類是兩個個體，受慾情驅使，死命地結合。紅檜則雄的雌的都在同一棵樹上。在三月時分，紅檜會整棵樹都陷入情迷狀態，花粉在花裡成熟，胚珠裡的胚囊渴望地張開著等待，等待風把花粉送來。整棵樹由地底下的根鬚到樹頂的葉子都感到顫動，這不是一樣也受慾情的驅使嗎？

接下去的兩百年，紅檜專致地觀察，包括一切他能感知的。雖然他沒有行動的自由，只能由一棵樹的定點觀察，卻累積了豐富的知識。他是到一千歲的時候才經驗到動情，對象是一對大赤啄木鳥。

那一對光彩耀目的鳥兒，雙雙飛到自己四十公尺高的樹冠之上，頭上紅色的羽毛，黑色的翅膀，襯襯整個天空的藍，他們一面翻身交錯飛翔，一面大聲歌唱。紅

檜深深被他們的活力、美艷和歌聲吸引了。然後他們飛走了，紅檜就跟著去看他們做什麼。他們飛到三公里外的雜木林中，各自橫釘在一棵枯木上，開始啄木，鳥喙速度之快令他目瞪口呆。夫妻鳥各自用喙拉出一條小蟲，雙雙飛到一棵山毛櫸樹大幹上的小圓洞前，有三張小嘴在洞裡大大張開。紅檜覺得太有意思了。他忽然驚覺，自己居然能夠神遊體外！這可是積了功德才會發生的事，他何德何能？

紅檜向啄木鳥夫妻請求說：「你們能不能去啄活樹的蟲子呢？樹們會感激你們的，請你們做樹醫罷。」啄木鳥也對這個綠色的樹靈有好感，他們說，雖然啄活木比啄枯木辛苦，他們願意做樹醫。

那兩年紅檜天天陪這對啄木鳥，那是他的幸福時刻。他也發展出自己的能力，有一次他看見鳥兒在啄木時驟雨忽至，把他們淋個濕透，紅檜跟雨雲求情，請雲們暫停布雨，於是紅檜跟雲們有了交情。一天清晨，他到山毛櫸的樹洞來探他們夫妻，看見雌鳥動也不動地躺著，雄鳥哀傷地不斷用喙去推她。紅檜知道這就是死亡。他像雌鳥一樣不能接受她的死亡。不吃不飲的雄鳥三天以後也死了。紅檜躲回自己的樹軀之中，被絕望吞食。有幾小時，他身上幾千片葉子停止了呼吸。幾天以後的破曉，旭日照亮樹冠的時候，他領悟到死和生是必然發生的，是一體兩面；悲哀和快樂亦如是。他恢復了平衡和寧靜。由那一天開始，他變成樹精，可以在幾百公里內自由遨遊，也打破了時間的限制，知曉一點點未來會發生的事。

現在我們回到故事的開端，在他一千九百九十九歲的那個夏日，生死關頭終於來臨。風起了，雨雲密集，天地布滿閃電。他對天空說：「感謝上蒼給我生命，給我清淨的兩千年。請護佑所有像那對大赤啄木鳥一樣的生命，我甘心接受天劫。」迅雷劈了下來，劈斷他一條大樹枝，並沒有著火。

迄今這棵紅檜還站在拉拉山神木群中，編號二十一。



煙樺餅

曾偉強

農曆四月初七，與妻重遊沙田萬佛寺。雖然連日陰雨，但當天下午，卻乍現陽光。登山後，不經意已汗流浹背。環寺四顧，青山依舊，只是額上青絲已褪盡。而歲月中山中恍惚停頓。不老的莊嚴聖殿，月溪寶地。不易的是十八羅漢，觀音慈顏。

這一天，卻與尋常日子有所不同。由於佛誕已屆，齋堂有一年一度的「葵苺餅」供應。妻衝口而出說成「苺苺餅」，但立即被更正。雖然齋堂寫的是「葵苺餅」，但正確名稱應為「藥樺餅（粵音「聯西」）餅」，或「煙樺餅」。中文大學中文系的「現代標準漢語與粵語對照資料庫」，亦有收錄「煙樺餅」一詞，為「餅食」一種。

「葵（粵音綏）」，即苺苺，又名胡葵、苺苺，俗稱苺菜。原產地中海沿岸，《康熙字典》有「張騫使西域得胡葵」之語，說明苺苺本非產於中土。其實，苺苺是葷菜，不能用齋。「葵苺餅」實為「煙樺餅」之誤。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香港中草藥》第五卷，便載有製作「葵苺餅」之葉，應是藥樺葉，或藥樺葉。但長期以訛傳訛，變成了「葵苺餅」、「苺苺餅」，甚或「苺苺餅」。

「藥樺餅」源於中山，其後演變為珠江三角洲一帶廣東人的傳統小吃，也是珠三角一帶農曆四月初八佛誕的特色食品。

傳說二百多年前，某年的浴佛節，一個遊方僧來到香山縣龍塘樹坑的河邊，準備沐浴，一條大蟒蛇突然闖了出來，直奔和尚。和尚拔出寶劍，將蟒蛇斬成數段，丟在河裡。這時來了個醜陋漁翁，他抓起蛇頭蛇尾，胡亂地舞起來，竟然令蟒蛇復活，變成一條龍，騰空而去。而餘下的蛇身，則在河邊變成了幾棵小樹，也就是現在的藥樺樹。

有一年夏天，當地發生瘟疫，死了很多人。河邊有戶窮苦人家，因為無力延醫購藥，嗅到藥樺樹葉發出清香，便摘了一把，回家搗碎沖水喝，不久病就好了。這事一傳十，十傳百，人們紛紛採摘藥樺葉沖水喝、做餅吃。後來每年的四月初八，人們便做「藥樺餅」來貢佛。而藥樺樹也因而被稱為「亂世樹」。

話說我們買了「煙樺餅」回家，母親一看笑逐顏開，連聲稱是，更隨口說得出它的名字來歷，還一口氣吃了兩個。原來母親年輕時，在東莞老家，每年佛誕都親手做這個「煙樺餅」應節。這個墨綠色的糕餅，又一次勾起陳年的回憶，家鄉的味道。她吃著「煙樺餅」，說著從未提起過的故事，臉上則流露出股莫名的歡喜。在下啖著這個餅，亦恍惚在細味從未經歷過的時代。

藥樺，又名煙樺，學名「闊苞菊」，原產於印度和南中國。《中華本草》記載，藥樺性溫味甘微苦，祛風去濕，具有暖胃去積、散結等功效。《廣州植物誌》載：「農曆四月初八日相傳為浴佛節，廣州舊例於是日常摘取其葉，搗爛後和以米粉及糖製成粿餅，名為藥樺餅，市上間有出售，小孩食之有暖胃去積之效云。」做法是將藥樺葉搗碎，以粘米粉、糯米粉和糖，加水搓成粉糰，再經過倒模，蒸熟後就成為「藥樺餅」。

「藥樺餅」呈墨綠色，入口軟滑煙韌，味道清香，略帶苦甘，除原味無餡之外，一般以豆泥或蓮蓉作餡料，以減其苦澀。由於藥樺葉開花後香味便會消失，因此要趕在夏季開花前採收嫩葉，才能做出清香的「藥樺餅」。故此，每年也只有在佛誕前後，才有「藥樺餅」供應。

著名書畫家黃苗子是廣東中山長洲人，其祖父黃紹昌是晚清光緒年間大儒，曾經寫過一首《鐵城竹枝詞》，詠及中山的「煙樺餅」。詞云：「四月煙樺滿路邊，拈來製餅味香甜；醉看兒輩爭番啖，浴佛人傳倍喧嘩。」少年時被譽為神童，曾任中山紀念圖書館館長和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的香山老革命家鄭彼岸，在其《新新樂府·四月八》中，也有這樣的詩句：「四月八，拜菩薩，家家做餅搗藥西，捧出蒸籠熱辣辣。」不難想像，當年家家戶戶做餅，鄰里相送，彼此相贈，互相傳遞祝福的和諧喜悅。所謂小康大同，不就是如此？

另一說指煙樺葉子顏色是那種含煙霧狀的粉綠色，因而取名煙樺。而且煙樺的名字才是「正統」，藥樺實為俗名。資料顯示，這一俗名於一九三二年，才收入生草藥家蕭步丹的《嶺南採藥錄》中。

且不論名字的長幼正俗，「我今濯浴諸如來，淨智莊嚴功德聚。五濁眾生今離垢，同證如來淨法身。」農曆四月，洗滌身心之後，啖一口「煙樺餅」，讓那股奇妙的甜美，獨特的香氣，沉澱俗慮煩憂，足可除垢納福。而無論是濟亂世的仙草，還是祛煩憂的甘艾，每當聯想著那，叢煙霧狀粉綠色的葉子，歷劫淒迷，畢竟最能觸動人心，亦瀟灑著無涯詩意！



雙併父親節

盧因



吃過晚飯「愛瘋」iPhone傳來音樂響動，聲震屋瓦；單憑這段「硬石」吵耳搖滾樂，已能斷定外孫女納塔莎來電了。沒錯，果然是她！妻柔聲含笑點頭道：好呀，先替公公多謝你們啦。然後朝我這邊一面揚手，一面用右手手指，指著我手上的「三星」，示意立刻拿起來一同接聽。納塔莎守不住秘密，泄漏她媽媽早安排的好些想法咕咕而笑繼續說：「大秘密呀！不要跟別人講。」很明顯，納塔莎是向婆婆爆料（外泄）。

到了星期六，狂風暴雨過後豔陽高照，兒子一家帶我們上館子吃午飯。碰巧自幼和女兒一起長大的仙蒂，和她先生陳安森以及她高齡雙親，一家八口也在座吃午餐。揚手跟我招呼：「嗨！這麼巧。」吃到一半好像滿懷心事，急不及待找人傾訴，跑過來先向我們請安：「很久沒見啦。」的確很久沒見了。」我回答說。仙蒂玉女年代，是口齒伶俐新潮女性。再想想她結婚以後，脫胎換骨似的，變了另一個人；相夫教子又持家有方。自從嫁入陳家開始，大家都說仙蒂會帶挈丈夫興旺發達。富貴逼人來，小陳不再是吳下阿蒙啊。

嗨！阿爾貝，利百加可曾通知你？阿爾貝搖搖頭：通知什麼？她全家去了加勒比海遊船河，一星期沒接過她的「挖訊」WhatsApp。噢！仙蒂睜大眼睛回應，轉過頭來瞥我們一眼，阿爾貝一臉莫名其妙。仙蒂立刻變換話題，天氣哈哈講了一堆應酬談笑混過去，就跑到她那一桌去了。彈指間兒子大維，今年中學畢業。長女瑪利去年中秋節訂婚，也快結婚吧。老奶奶對陳家嫡孫印象怎樣？不清楚，只是對仙蒂比以前好許多。兩個月前晨早散步，不小心滑倒腿骨骨折，住醫院留醫兩星期，從此坐輪椅渡日，陳老爺反而越活越健壯。

小陳準備聘請專人伺候母親，交代仙蒂先和菲傭莎莉商議：因為花時間服侍陳太太，多請一名女僕協助，還是獨力承擔一切家務？你在我家工作，不覺七年囉，大家都開開心心，由你決定吧。仙蒂估計莎莉一定點頭同意，結果呢真是出人意料，莎莉竟然朗回答道：陳太，何必多請女工？我自己獨當一面可以了。仙蒂也爽快回答說：很好，每星期照舊逢周日休息上教堂，月薪加到一千六百元。仙蒂二話不說，從手提包掏出支票存疊，支票上寫下銀碼簽名交給她。莎莉接過一看，喜形於色接二連三多謝。莎莉這一輩子，必定專心服侍主人全家八口了。

我只知道陳安森卅九歲結婚，仙蒂廿五歲入門，比他年紀相差一截。那一年，看相

的凝神定睛，看了好一回對她說，你晚福不淺，天生一副旺夫相。未來丈夫如果經商，生意會越做越大；替人打工會步步高陞，當起大公司總裁，卻沒交代會不會益子。仙蒂不相信江湖術士，說得天花亂墜；之前好多遠親近鄰，都這麼說過。生下第三名女兒後，傳來陳太太不開心，常常對外人口出怨言；又是女的！仙蒂也明白陳家四代單傳，要是斷子絕孫，奶奶感覺會怎樣呢？

果然給相士說中，小陳公司擴充業務，和中國貿易往來，生意逐漸興旺；買下市中心繁華鬧區、楓葉銀行大廈108樓八百呎單位，聘請兩名文員協助；一位女文書兼職接聽電話。小陳日理萬機，加中兩地來回奔波洽談考察，白天夫妻倆沒機會碰頭。她鑑貌辨色，知道高齡九十五歲奶奶抱孫心切，身旁幾位金蘭姊妹聞中密友，教她好些受孕妙計。夫妻倆見過專科醫生體檢，證明一切正常。也吃過十幾劑中國民間懷孕土方，但毫無進展。時間慢慢逼近，仙蒂也越來越心煩意亂。由她埋怨吧，上天自有安排的。幸好小陳體貼安慰有加，多少彌補心靈上的痛傷，鼓勵仙蒂說：專心撫養三名女兒供書教學，培養成才不是一樣？這麼折騰自己，壽命也短幾年啊！仙蒂終於放下心頭大石，這麼一放反而帶來喜訊，兒子後來就出生了。

第二天，收到仙蒂領銜，四位女士聯名發送電郵。記憶中，梁桑迪，蔡珊妮亞兩位，利百加沒提過；看來應該是她常常掛齒，結伴同遊的「四人圈」成員了。「羅永生伉儷：謹訂於六月廿一日下午六時，假座西百老匯街六八九八號金星酒家，聯合主辦別開生面，熱鬧歡暢喜宴，慶祝父親節。因強調別創一格初衷，每席僅限本人嫡系至親眷屬、包括男女雙方祖父母，先生太太暨子女十二人。敬請撥冗光臨，共渡佳節良宵。專此煩候夏安，陳仙蒂，朱利百加，梁桑迪，蔡珊妮亞全邀。」

五點三十分，我和老伴首先抵達。樓面部部長跑上來問：兩位？我搖頭回答說：不，我們是參加預訂了的、四桌父親節宴會。哦，陳太的宴會？對。陳太太帶我們，筵席四桌除了她，另有朱太，梁太和蔡太三桌，請問兩位屬那一桌？朱太那桌。兩位請跟我來。我們坐下不到五分鐘，仙蒂和另一家同時抵埗，大細合共廿四人。陳太太由她最疼愛的男孫大維，推着輪椅壓陣。仙蒂拉住一位昂藏六呎高大洋漢，跑上來為我們介紹：這位是Henry Choice，珊妮亞的丈夫。珊妮亞本人是姓趙的，家中長輩替他中文音譯蔡經理。人品很好彬彬有禮，任職一家電腦製作

工廠高級工程師。最後抵達的是梁桑迪和她父母一家大小十二口。聽女兒說梁米高十歲那年，父母空難雙亡，由祖母撫養長大。中學畢業後去麻省理工學院，獲化學博士學位，回來加拿大工作娶妻生子。

那晚父親節喜宴，的確別創一格。快開始用膳了，四家子女由最年幼歌手領導，最年長的壓陣，魚貫列隊登上舞台，獻唱台灣民歌《阿里山的姑娘》。納塔莎隨手拿起一隻筷子，站在前面擔任指揮：「高山青，澗水藍，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壯如松……」。前排最年幼小歌手，尤其音聲優美正腔圓，不知那位老師調教出來的？一曲既終，滿座食客不約而同站立鼓掌，喝彩歡呼雷動，要求再唱不絕耳。再唱結束了，納塔莎台型十足，像著名樂隊首席指揮那樣，伸開右手介紹全體隊員，再向整座聽眾鞠躬，全體隊員也跟著鞠躬答謝。食客大夥跑上前去，拿起手機拍照。

仙蒂遊目四顧，趁聽眾熱烈反應仍未冷卻，拿起樓面部長遞過來的咪高峰說：今年父親節，按中國農曆計算五月初六，欣逢老爺九十九歲生日「雙併父親節」。九十五歲奶奶年紀老了不良於行；也請老人家上來，一同接受祝賀。仙蒂繼續說：「身為陳家晚輩，我非常高興老爺和奶奶已過九十歲，是世間少見的白頭偕老夫妻。」小陳推着坐輪椅的陳太太跑到前面，和兒子一起，連人帶輪椅一併抬上舞台。陳老爺精神抖擻，還自跑上去。大家都嚇呆了，這老頭頭削白髮，九十九歲高壽？一點也不看出來呀！就在這時，合唱團嘹亮歡聲再起：「祝你生日快樂！」和陳壽星毫無關係的整座食客，也站起來拍掌高歌應和。

小陳一家才坐下，鄰座幾位素昧平生男女食客，紛紛跑上來，先後和陳老爺握手祝賀：「陳老先生恭喜恭喜！你媳婦不講出來，我以為你只有八十歲呢！」陳老爺哈哈大笑道：「講笑啊！令尊也九十幾吧？才八十四，坐在老遠那邊，不帶他上來，跟老先生寒暄了。」另一位白髮蒼蒼老婦，也由一位看來總有七十幾歲男士，推動輪椅跑過來對陳太太說：「真是上天安排，家母也是高齡九十五歲，也不不良於行，要坐輪椅度日。陳太太，可以同她一起拍照留念嗎？」陳太太點頭笑道：「當然可以！來來，一同拍照。我們有緣相聚，兩家人一起合照吧。」陳老爺高興極了，連忙招呼那桌全家，跑過來一同拍照。

我當然對陳梁蔡朱四家子女合唱團讚不絕口，普通話清唱尤其難能可貴。誰教的？他們每周末上中文學校，由張老師教導，在仙蒂家練習好幾回就演唱了。「雙併父親節」壓軸節目竟然是，陳家四名家子，用酒樓點心車推出來的生日大蛋糕！「祝你生日快樂」歌聲又起。陳安森堅持到底由他請客，女兒繼續說，我和珊妮亞及桑迪大力反對，爭論了好久，沒料到仙蒂會丟下子女整日失蹤！我插嘴道：「她是避席呀！什麼叫避席？即是避開爭議。」利百加點頭說：「他的理由是慶祝『雙併父親節』，雖然不是宴會主角，卻是一家之主。」最後我們只好妥協，每家負責一百元。怪不得囉！那尾清蒸深海石斑，加上鮮飽翅皇帝蟹，從老到幼都吃得津津有味。這樣的珍饈美食，每席起碼一千元。小陳是大老闆啊！



稿例

逢星期日出版

本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TK1902617@hotmail.com